陈灏

剑桥大学历史系博士一年级

千高原沙龙: **冷战时期香港的“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的传统

**历史阶段：**

在中國，「第三勢力」一詞，也有稱之為「中間勢力」者。基本上，中國的第三勢力運動，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大陸時期的在野黨派與「民盟」第三方面之政治勢力；後一階段則為五○年代以香港為大本營的第三勢力運動。前一階段的第三勢力運動，時間可追溯至上世紀二○年代末期，彼時國民黨北伐統一中國，開始實施「黨外無黨」的一黨專政。為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一些主張民主自由的有志之士，乃紛紛成立政黨與之抗衡。首先為**1923年**曾琦、李璜、何魯之等人在法國巴黎成立的**中國青年黨**，繼有**1930年**鄧演達的**第三黨**，和**1934年**張君勱的**國家社會黨**；其後又有所謂的三派：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派、黃炎培的職業教育社與沈鈞儒的救國會，此即大陸學者所說的「民主黨派」。

上述諸政黨均標榜為國、共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勢力，這些中間黨派都有其政治主張與理想，然實力薄弱，尚不足以對國民黨構成威脅。所以雖然言為第三勢力，其實僅略具雛型而已。且當時處在國民黨專政的訓政時期，常備受國民黨打壓，存在相當不易。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才為這些中間黨派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機會。**原因是國民黨為營造朝野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氛圍，主動釋出善意，開始改變對在野黨派的態度**，從是年7 月「廬山談話會」的召開，邀請在野領袖共商國是，到其後9 月的「國防參議會」之成立，網羅在野人士參加，即可見一斑。 此「意在集中各黨各派人物」，**即為國民黨改善與各黨各派關係之先聲**，而亦為渠等中間黨派尋得一有利發展契機，**即支持國府抗戰，進而取得合法存在的條件**。

1938年，青年黨領袖左舜生與國社黨領導人張君勱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交換信函，在此情況下，兩黨才正式取得合法承認地位。各小黨派雖與國民黨關係大有改進，然追求民主政治仍是其努力奮鬥的目標。因此，即便國家處於抗戰的艱困時刻，它們仍希望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憲政，**這使得中間黨派與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相契合，從而營造雙方相互援引合作之機。**尤其大家在爭民主、自由、憲政理念一致下，在四○年代初期，國民黨專制獨裁又逐漸趨強之際，終於使得這些原本各自為政，甚至政治立場相去甚遠的小黨派，捐棄成見，共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日後之「民主同盟」。「民盟」成員來自於「三黨三派」，內部有左右派之分，有親共如救國會者，也有堅決擁護國府，政治立場極右之青年黨者。其雖較缺乏群眾基礎，但因網羅一批學者名流，擁有清望和高知名度，故實力仍不容小覷。

1947年

1月7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特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在調處國、共兩黨爭端失敗，離華返美時，曾發表一聲明，將調處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國、共「雙方之極端分子」，並認為要挽救這種情勢，「唯有使政府中與小黨派中之自由分子居於領導者的地位」，才有可能根本改變這種情況。馬歇爾的這個觀點，一般咸認為是中國「第三勢力」一詞之濫觴。

**细节：**戰後國、共劍拔弩張的時代，「民盟」即以「第三方面」調和者身分，穿梭於國、共兩黨高層間，最終雖調解失敗，但卻引起國際間對中國這股標榜自由民主為理想之政治團體的注意，其中尤以美國為最。

1949年

8月15日

李宗仁与美使馆顾问何义均，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在香港组织“第三势力”，并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推动顾孟余出面领导，由他从旁支持，程思远负责居中联系。

**“第三势力”的自我定义：**

一、為代表民主自由的勢力

**细节：**史農父於〈中國第三勢力究竟在那裡？〉言：「第三勢力名詞的又一由來。在極右的政治法西斯作風之下，人民沒有民主自由。在極左的布爾希維克政治之下，人民也沒有民主自由。然而爭民主爭自由是人民的共同要求，爭民主爭自由的勢力便是第三勢力。」但由於國、共兩黨亦標揭民主自由的招牌，為免魚目混珠，王厚生以為「區別國共的民主自由和社會上民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有所不同，我們要把民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勢力稱呼為『第三勢力』。所以確實地言，第三勢力就是民主自由勢力，第三勢力是民主自由勢力的代名詞，不過必須弄清楚，**這個以『第三勢力』之名為代表的民主自由勢力是由民眾的民主自由要求所匯合而成的力量，而不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少數勢力。**民主自由的勢力既然是真正的第三勢力，那麼其信念為何呢？盛超說：「第三勢力運動既以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國之創建做它的最高信念，我們運動的方向當然是以中國人民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指歸。**第三勢力不僅在國、共兩黨之外尋求出路，它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另闢新道，更在自由世界對極權帝國主義的戰鬥勝利之中創建新中國，**以拯救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

二、為象徵中國人民的自覺運動。

**细节：**這種人民的自覺自救運動表現於軍事上，為大陸上各地農民武裝抗暴運動；在政治上，則為自由民主人士的聯合運動；在文化上，即係否定舊勢力、反抗共產黨、開拓新生道路的言論及反馬列主義的運動。

三、為民主中國運動。

细节：《自由陣線》負責人謝澄平曾提：「『自由陣線』創立之初，我們就明確指出中華民族面臨有史以來的空前危機，我們立願推進民主中國運動（先名第三勢力運動，後稱新勢力運動），以期搶救中華民國。」而此民主中國運動，就其基礎和動力來說，可以說是中國人民自救運動，就它必須經歷的過程和階段而言，可謂為聯合反共運動，但終極目標仍是民主中國運動的實現。

四、為綜合性的運動。

**细节：**勞乃人在〈第三勢力與知識份子〉文中說到：「第三勢力運動應該是一個全中國被奴役被壓榨的同胞的自覺運動。**它不僅是一個政治運動，而且是一個社會運動、文化運動。第三勢力，不只要否定政治上的第一第二勢力；同時要否定社會，文化方面的第一第二勢力。**」黃新民則云：「第三勢力運動，消極方面是反專政、反侵略、反飢餓、反殘暴、反貪污的運動，積極方面是爭獨立、爭民主、爭自由的運動。前者的目的是在推翻專制王朝，是革命性的行動；後者的目的是在創設一個人人安樂的國家，是積極性的行為。所以第三勢力運動，統括說來，是革命建設的運動。」31總而言之，第三勢力是一個非常的政治運動，是一個革命運動，同時也是一個新的思想鬥爭運動。這個運動在中國是創舉，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的創舉。

**第三势力的自我定位**

“國民黨統治大陸時代，只有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亦即官僚、豪門與人民之間的矛盾**，今日共產黨統治大陸，情形亦復如此，**也只有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人民要自由，共產黨不給；人民要民主，共產黨不准；人民要和平，共產黨要戰爭；人民要國家獨立于國際社會之林，共產黨要一面倒；人民要與一切以友好善意待我之國家合作，共產黨偏聽命於莫斯科，排斥西方民主國家。**這是中國社會當前面臨的另一個特殊形勢─人民之間沒有矛盾，人民與政府之間卻存在著尖銳的衝突。**”

——〈論我國的第三勢力〉，《再生》香港版第2 卷第24 期（1951年9 月16日），頁2。

**细节：**這種人民與政府間的尖銳衝突，有朝一日終將爆發，在中國人民了解只有從共產黨鐵蹄之下再解放出來，才有生路；而臺灣的獨裁政權與其特務統治和腐敗政治，又不能當此大任，**於是一個新勢力的產生就是理所當然而勢所必至的了**。至於第二點，《自由陣線》以為，**要構成一個世界自由民主陣線的整體，便不能缺少中國人民爭生存、爭自由的新生力量**。世界自由民主陣線正急切的期待著中國新生力量的成長，好把東西兩方面的自由陣線連接起來；如此對冷戰有個全面的安置，對熱戰也才有一個善後的準備。所以說，**第三勢力的源起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是有其內在生長的社會條件和外在大時代的需求所致**。（比较去殖民化浪潮与欧洲冷战）

易言之，第三勢力，它不是跨於國、共兩黨之間，而是超出國、共兩黨之外，它不是調和折衷於國、共兩黨之間，而是對國、共兩黨有所否認與批判。

9月

“自由民主大同盟”在广州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尹述贤，李永懋为干事。会议并推举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遂为宣传组长，何义均为政治组长，陈克文为财务组长。李宗仁援助港币20万元为开办费。

**细节：** 李宗仁在廣州時，曾以「代總統」名義發給青年黨、民社黨各兩萬銀元作為疏散經費。青年黨即以這筆錢，在香港創辦《自由陣線》週刊，該刊由左舜生主持，然不久即面臨財務困難，曾向台灣國民黨請求補助並獲得應允，後因該刊言論轉趨激烈，國民黨因此停止補助。

遠在民國 38 年李宗仁代總統時代，當時國民政府大勢已去，李宗仁在離國以前，紛紛對有關的政治人物和政治團體，大放交情，拚命拉攏，有的送錢，有的送官，有的送護照，自己則希望去美國取得美援後東山再起。青年黨也就透過總統府邱昌渭的關係（邱早年為青年黨黨員），分到了4萬銀元券，這一筆錢即由謝澄平經手，以團體名義領到，分了一部份給臺灣青年黨總部，其餘的便在九龍牛池灣的一個村落，租了一塊地皮，修了一些房屋，作為香港青年黨人的落腳地，也就成為後來『自由出版社』的大本營所在。一方面由於錢的數目太少，粥少僧多，無法分配；一方面也由於青年黨人參政的時間較短，鬥爭意志尚未完全淘汰腐朽，所以便將這一筆錢創辦了『自由陣線』週刊。

——郭士，〈「自由出版社」滄桑史〉，《醒獅月刊》第1 卷第1 期（民國52 年1月1 日），頁8。

10月

“自由民主大同盟”从广州迁到香港，在香港又吸收一批新成员。在香港又吸收一批新成員，其中有前清華大學教授張純明，前東北大學校長黃如今，原屬CC 派小組織「革新俱樂部」的立法委員王孟鄰、邵鏡人和前北平市教育局長王季高等人。其干事会每周举行一次，并决定办一宣传刊物，名为《大道》，顾孟余自告奋勇任总编辑。

12月

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香雅各Dr. James McCure Henry于解职过港返美时，鼓励张发奎出来组织“第三势力”。

**细节：**前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香雅各（Dr.James McCure Henry）於解職過港赴美時，會晤了昔時廣東軍政領袖張發奎。晤談中，香雅各積極鼓勵張發奎出面領導反共游擊戰爭，並暗示倘張願意出面，美國將會予以支持。

**细节：**“第三势力”的目标：

冷生說：「第三勢力的使命，就**國內言：應該在國、共兩黨之外，以絕對超然的地位，別樹一幟。**打破暴君統治的鐵牢，開闢國家民族新生的大路。**就國際言：應該在民主國家集團與極權國家集團的對立之下，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之中，另闢蹊徑，**尋求世界和平的坦途，導引人類歷史趨於合理正常的發展，謀取人類生活的繁榮康樂，長治久安。這是人類歷史的遠景，中國第三勢力者應當勇敢的負起加速此種遠景實現的責任。」

——冷生，〈第三勢力的幾個基本問題〉，《自由陣線》第2 卷第8 期，頁7。

至於近程的奮鬥目標，《自由陣線》言：「第三勢力努力的指標，不僅在摧毀舊的，黑暗的，更著重於新的，光明的建設。我們的努力不是衝動的，盲目的，而是有明顯的目標和確實的途徑。我們的基本信念，就是新中國建設的遠景。」而此一遠景之藍圖，即求中國與世界之臻於「政治民主」、「經濟公平」、「文化自由」的理想社會。故具體言之，吾人可歸納第三勢力運動的使命有三：**近程─摧毀中共政權，恢復祖國獨立。中程─確立民主制度，還我人民自由。長程─打倒極權主義，永建世界和平。**

1950年

**韩战背景：**

基本上，在大陸淪陷後，「韓戰」繼之而起的五○年代初期，美國為對抗共產主義在亞洲的擴張，積極採取行動以謀因應。當時美國對付中共的策略，是雙管齊下進行的。「韓戰」爆發後，美國與蔣介石的國府重修舊好，除外交上承認中華民國，軍援、經援也源源而來，希望強化台灣對抗中共的實力。另方面，在中央情報局的佈陣下，美國也以香港為大本營，透過金錢援助，扶持既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團體。美國此舉，除反共因素外，顯然對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仍存有戒心。

**细节：美国为什么想扶持“第三势力”？**

根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档案揭示，韩战期间，在美方眼中，蒋介石声称全中国大陆有四十万名反共游击敌后力量仍效忠于他的说法，并不可靠。国民党充其量仅能控制福建、江浙沿海与部分华南地区的零星游击武力。此刻，美国国务院决策层所提出的可能方案，是“改变国民党领导阶层，同时运用第三势力”，一来设法铲除蒋介石与其所属的国民党旧势力，让西方国家不再批评华府重新恢复对蒋的支持（Before the “Loss of China” Thesis）；二来如果蒋介石的力量能够被铲除，则可减少台湾新的领导班底与海外第三势力的竞争与摩擦。虽然美方预见蒋介石下野后的台湾新政权，仍不脱被国际间批评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藉由第三势力适时加入台湾新政局，将可以抵销此类批评。

就在美國的「金錢」攻勢下，當時困居香江，經濟非常拮据的一些過去在中國略具知名度與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成為美國物色網羅的對象。而彼輩為得到美援，也積極配合希望得到美國的青睞。當時這些人的身份，約可分為四類：（1）國民黨軍政界人物：如張發奎、顧孟餘、許崇智等；（2）民、青在野黨領袖：如左舜生、李璜、何魯之、張君勱、伍憲子、李微塵等；（3）民意代表或失意政客：如童冠賢、黃宇人、王孟鄰、邵鏡人（CC 派人物）；張國燾、宣鐵吾等；（4）知識份子和桂系人物：如黃如今（前東北大學校長）、張純明（前清華大學教授）、王季高（前北平市教育局局長）；黃旭初、程思遠（後二者為「桂系」代表）等。

1月13日

桂系军队在大陆全部遭到歼灭，李宗仁辞去代总统。其桂系之亲密战友黄旭初致函李宗仁组党，李回复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遂以顾孟余，张发奎为中心，组成“张，顾联盟”。

**细节：**但是与此同时，李宗仁在其私人秘书甘介侯的陪同下，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官员见面，告诉美方他在香港的众多桂系粤系门生，可以一呼百应组建第三势力，统筹台湾以外的中国大陆的庞大地下游击组织，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1月17日

Philip Jessup从台北飞抵香港，指示驻港美国总领事馆有关负责人员，积极设法支持海外“第三势力”组织。此时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又增加了青年党，民社党的领导人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等人。

**细节：**就在《自由陣線》面臨停刊命運之際，「及時雨」出現了，時美國巡迴大使傑塞普（Philip Jessup）正在香港，謝澄平透過管道與傑塞普見面時，知其曾任哥大教授，遂以曾留學哥倫比亞大學，執弟子之禮甚恭而獲傑氏好感，傑氏答應以「亞洲基金會」名義，給予每月兩萬美元的補助。

張葆恩：“一日，澄平於過海輪中巧遇盧廣聲，盧告訴澄平傑塞普已到香港，可透過尤金見傑氏。澄平即將此事就商於何魯之，何氏贊成其積極採取行動。澄平隨即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求見尤金，但出來接見的是S 君，從三十九年元月起，澄平與S 君多次見面，最後敲定以《自由陣線》週刊和美方合作，先從文化方面做起，建立重點，由**文化運動**，**發展到政治運動**，再進而**及於軍事的運動**，形成第三勢力的整體架構，以達成反共復國的使命。”

《自由陣線》至此乃由謝澄平接手，並擴大規模辦了「自由出版社」及《中聲日報》、《中聲晚報》等刊物，形成所謂的《自由陣線》集團。

1951年

4月1日

在港英当局的干涉下，“第三势力”在香港的行动不得不有所顾忌及收敛。“自由民主大同盟”已经名存实亡，所办的《大道》杂志也只出了四期，便无疾而终。未幾，甘家馨、涂公遂等人主張另起爐灶，另辦一刊物，定名為《獨立論壇》，甘家馨、涂公遂任編輯，於1951年4 月1 日出刊。由青年黨謝澄平所主導，邀羅夢冊、張國燾、程思遠、董時進、伍藻池、黃如今等人加入的「民主中國座談會」亦宣告成立。

**细节：**當時謝澄平以《自由陣線》為言論喉舌，對倡導第三勢力運動非常積極，嘗與張國燾、顧孟餘、何魯之、童冠賢及自己舉行五人茶話會，每星期四舉行一次，開會地點多在童冠賢家裡。後又加入黃宇人、程思遠、張國燾、董時進、伍藻池、黃如今、羅夢冊、史澤之等，舉行跨黨派九人定期座談會。後謝澄平認為可以將座談會擴大為組織，並命名為「民主中國」，主張從教育著手，培育下一代，奠定組織的社會基礎。

夏

而顧孟餘在與美國哈德曼（Hartmaun）見面後，有了美國的支持，亦不甘示弱的聯合了張發奎、伍憲子等重行活躍起來，並決定辦一週刊，取名《中國之聲》，以張國燾為社長，宣傳「第三勢力」運動，張國燾的琵琶別抱，「民主中國座談會」旋告結束。

1952年

**美方干预建立军事情治系统：**

韩战爆发后，美国陆军战略情报部门拟设立临时任务编组性质的“敌后工作委员会”，以配合中央情报局组建对中国大陆的情报网，为此美方急需物色一名合适对象，协助训练游击部队执行敌后工作。这个人就是蔡文治。

**细节：Who is 蔡文治？**

蔡文治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抗战时期曾任职于军事委员会司令部，一九四二年起派驻华府，服务于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并曾代理团长职务。一九四四年，他曾参与同盟国联合参谋部军事会议，协助制定盟军的亚洲作战计划，日本投降后，他随何应钦将军赴南京主持对日受降仪式。一九四六年起，先后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参谋长，一九四八年转任国防部第四厅厅长，第二年调任第三厅厅长。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失守前后，蔡文治曾于东南沿海各省组织游击队，打算以香港为基地，采用海上补给的方式，长期抵御解放军南下。这个方案当时曾经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地区负责人Fred Scholtus大力支持，并将蔡的方案呈报华府。国民党内战全面失利后，蔡逃亡香港，但是仍然通过Scholtus向华府游说，宣称他当时仍掌握中国大陆近百万的游击武装力量，并要求华府提供经费、资源和海外基地，以推动训练补给等任务，双方一拍即合。

Scholtus代表美方与蔡文治签订秘密合约，美方同意支持蔡文治领导“自由中国运动”，在华南地区从事游击活动，美方除了提供装备补给与物资之外，还在日本东京神奈川的茅崎市设立自由中国运动总部，作战学校与通讯学校，同时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内设立游击队员训练基地，并在美国所属的太平洋塞班岛上设立军政干部学校。

**细节：马尼拉的“第三势力”基地**

美方获取菲律宾总统季里诺的首肯，以马尼拉作为训练第三势力的基地，准备举办如下四种业务：一，筹办大学一所，收容港、澳流亡青年与海外侨生，作为将来第三势力的基本干部；二，设立一个专业训练班，训练军事与政治干部及军事情报技术人员，作为储备日后接管台湾军政业务人才所需；三，设立一间研究所，收容由中国大陆逃亡的教育与文化人士，并研究登录后各项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四，筹办一份报纸，销售南洋各地，以海外侨胞为宣传对象。

**美方授意介入组建政党：**

但就在謝準備籌組之際，又出現一位H先生，此公支持張發奎，因張主持廣州行營時與其有接觸，H先生是美國中情局的華南首腦；S 君則是華中的負責人。然張發奎以自己是軍人不懂政治，乃向H先生推薦顧孟餘，於是第三勢力形成所謂的「顧、張」局面，且欲組新政團。澄平為此事曾請詢S 君，S 君建議澄平與渠合作，澄平最後見了H先生，也引薦顧孟餘見了S 君，此為美國推動中國第三勢力雙頭馬車的局面。S 君支持謝澄平；H 先生力挺顧、張，**為避免力量分散，澄平一派基於第三勢力大聯合的考量，遂放棄自組政團，轉而加入張、顧新政團的籌組工作**，此即日後「戰盟」之組織。

1950年代初，果然有三位美國人帶香雅各的信至香港，其中二人，一人名為**哈**

**德曼（Hartmaun）**；另一人為**柯克（Cooke）**，他們聲明渠非代表美國政府，而是代表美國民眾前來協助中國發展第三勢力。逢此難得機會，許崇智表現的最積極，許逐一聯絡了童冠賢、彭昭賢、張國燾、宣鐵吾、上官雲相、胡宗澤、梁寒操、方覺慧、張任民、伍憲子、伍藻池、王厚生、金侯城、左舜生、顧孟餘、王正廷、任援道、鄧錦章、趙立武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民主反共同盟」。

3月23日

民社黨主席張君勱應張發奎邀，由印度經澳洲抵港，與張發奎、顧孟餘、李璜、張國燾、李微塵、童冠賢、金侯城、毛以亨、伍藻池等晤面，又掀起第三勢力另一波高潮，彼等決定成立「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即「戰盟」），並委張君勱為該同盟駐美代表。

**细节：**张发奎向包括魏德迈将军在内的美方重要军政人物，引介他的美国友人Loy H. Locke，担任其在美国的全权代表，统筹战盟在北美地区的业务。

張發奎即與許崇智發生不合，張另找顧孟餘合作，欲另組新政團，美方雖介入協調，仍無結果。後美國亦知道許崇智並無多大號召力，且所提計劃也不切實際，故棄許而支持張、顧。 許之組織因得不到第三勢力人士的支持，旋即解散，迨「戰盟」成立後，許、張前嫌冰釋，許才加入「戰盟」，擔任中央執行委員職務。

**细节：战盟与“自由中国运动”的恩恩怨怨**

美方尝试居间撮合战盟和“自由中国抵抗运动”两股势力。张发奎试图在港、澳一带负责招募来自华南地区的流亡青年，送往冲绳岛接受蔡文治领导的自由中国运动所属各学校进行密集训练，作为日后筹组游击部队的生力军。此刻，蔡文治则需要借助张发奎在华南地区的影响力来号召该地区的地下游击势力，以确保能够继续获得美方青睐。

为此，他特别调整自由中国运动总部的组织建制，增设军事委员会，并礼让张发奎出任总司令一职，蔡本人屈就副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但是，张发奎非但不为接受，倒是反过来努力游说蔡文治解散其组织，改为加入其所领导的战盟，以扩大整个“第三势力”运动的基础。**合作一事最后无疾而终**。

5月11日

有鑒於香港第三勢力團體的各立山頭，力量分散，在美國強力主導下，張發奎、

顧孟餘等決定整合擴大第三勢力組織，將第三勢力建立成一股容納各黨派，有效且有力的反共聯合陣線。其步驟先由彼時在港的各黨派推出代表若干人，再由張、顧邀請參加座談交換意見，最後則成立籌備會，並推選出常務委員主持會務；和負責與美方簽署協定事宜。

**细节：** 張、顧基此原則，於是先提出一組八人名單，計張發奎、顧孟餘、李璜、張君勱、伍憲子、童冠賢、張國燾、黃旭初等八人。嗣美方以人數過少，不足以反映各黨派力量，張、顧乃又提出廿五人名單，分別為張發奎、顧孟餘、童冠賢、許崇智、上官雲相、彭昭賢、宣鐵吾、張純明、張國燾、何義均、黃宇人、黃如今、甘家馨、黃旭初、徐啟明、周天賢（以上國民黨）；張君勱、伍憲子、伍藻池、王厚生、李微塵（以上民社党）；李璜，左舜生，谢澄平，何鲁之（青年党）。廿五人名單出爐後，張、顧旋於1951年5 月11日邀大家見面，並宣示建立組織之必要。後因內部意見紛歧，未能取得共識。

6月2日

张发奎，顾孟余再度组织聚會。除原則上決定**凡係反共人士不屬於台灣者，一律邀其參加**，會中並推張發奎、顧孟餘、伍憲子三人為組織成立前對外折衝的代表。所謂廿五人代表，既各有考量，意見復不一致，最後張、顧欲籌建第三勢力聯合陣線之企圖，不得不終歸沈寂。

**细节：**迨張、顧將名單擴至廿五人時，將左、何、謝三人列入，並許左舜生為常

務委員。然**左、何等因與李璜不睦**，且知李參加在先，**故均婉拒參與**。次外，青年黨內部問題複雜尚有二因：一則**謝澄平有自己的美國管道**，並接受美國津貼，深恐一旦加入，**美援統一支配，對其未必有利**。而李璜因左舜生已被推舉為「戰盟」常委，自己反而落空，面子殊掛不住。

這個「第三勢力」的最高組織是由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任授意下成立，由顧孟餘、童冠賢、何魯之、謝澄平與政治部主任接頭，其後顧等四人與張國燾秘密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定名為Steering Commitee，最初譯為「指導委員會」，後經顧孟餘改為「調度委員會」，其宗旨在於策動留港中國民主反共人士的聯合

運動。

10月10日

張發奎、顧孟餘又另行籌建「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明顯和台灣國民黨唱對台戲。該盟以顧孟餘、張發奎、張君勱、童冠賢、張國燾、李微塵、宣鐵吾等七人為中央委員，甘家馨為秘書組長，周天賢為組織組長，涂公遂為宣傳組長，黃如今、何正卓、邵鏡人、王孟鄰等也分配在各組工作。

台灣的國民黨當局也正在台北召開「七全大會」，「戰盟」選擇同一天成立，顯然有和台灣互別苗頭、互相較勁的意味。

**细节：How about 自由中国抵抗运动？**

战盟的几位重要成员干部仍于1952年秋天前往冲绳岛，参与协助自由中国运动训练游击人员的计划。在美方军事情报系统支持下，战盟与自由中国运动曾经自香港与日本发动几次对中国大陆极为失败的游击与敌后空投任务。但是，蔡文治却继续不断向美方吹嘘他仍牢固掌握中国大陆各地的敌后人员，一旦自由中国运动发动敌后行动，将可与大陆内部的敌后人员里应外合。美方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将在冲绳与塞班岛结训的学员一批批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敌后工作”，结果这些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被中共当局逮捕处决，这个任务最终沦为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1953年

1月15/16日

顧孟餘曾以＜中共現狀與其命運＞為題於《東京評論》發表，正式提及「戰盟」「反共反獨裁」的成立宗旨。《東京新聞》也連續發表了顧孟餘同日本新聞界著名人士阿部真之助的談話。當阿部問到「戰盟」時，顧氏說：「我們發起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已有三年，為要慎重，故未發表，直到最近，始出宣言。暫時以張君勱、張發奎兩先生及鄙人三人之名出面，宗旨則在反共反獨裁」意思是搞**兩面作戰**的第三勢力。

**细节：** 它的基層組織是小組，以香港居多，約有十幾個小組。「戰盟」的主要活動是文化宣傳，它擁有四個刊物：分別是《獨立論壇》（黃宇人主持，甘家馨、涂公遂等主編）、《再生》（張君勱系統，王厚生主編）、《中國之聲》（社長張國燾；主編張六師，編輯陳濯生、孫寶毅、李微塵、徐亮之等）和《華僑通訊》（主編不詳）。此外，它還贊助、支持如《人言報》、《中聲日報》、《中聲晚報》等幾種報紙，並準備編輯叢書及開辦大學。另一項活動是聯繫華僑，「戰盟」曾派人分赴澳洲、印度等地，企圖擴大在僑界的力量。

1月20日

張君勱仍不氣餒，靠過去關係，張拉攏了民憲黨代主席李大明和洪門致公總堂

會長譚護加入「戰盟」。兩黨聯合發表宣言，提出倒共、復國、民主三大救國目標。

2月24日

兩黨還致電蔣介石，勸其召開國是會議，**改組現政府為聯合政府**，調整現有軍事體制，政黨撤離軍隊，取消特務制度，釋放一切非共黨之政治犯，恢復憲法，使人民享有一切人權自由。

11月16日

「戰盟」於《再生》發表宣言，揭示該盟五大信念：

（一）人類最主要的活動目的，是在於獲得自由，包括個人生活的自由和人格發

展的自由。（二）人類思想之所以進步，文化之所以發皇，是得自於互異的、多方面的發展，統制文化，統制思想，只有凍結人類創造的活力，窒息人類發展的生機。（三）自美、法革命以來，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政治發展的主潮，任何形態或假借任何名義的獨裁，任何主義下的極權制度，都違反這主潮和傾向，都沒有存在的價值。（四）私有財產是與人類文明同時俱來的，由於文明的演進，私有財產的範圍、來源和其性質雖有變遷，然迄於今日，私有財產制度在原則上還有其存在的理由，各個人保持有限度的私產與平均財富之政策，實可並行。（五）國家的職司，對內是在維繫社會間的關係，協調人民的利害，使之趨於大體上的和諧；對外則是協調國與國間的關係，並維護其人民全體利益，不受外力的侵凌。因此，國家施政機構（政府），對內不得有挑撥其社會間矛盾的行為，和施行任何迫害及榨取其人民的政策，對外更不以任何理由自行強制使其國家成為別國的附庸。

除宣言外，「戰盟」還標舉十二條原則為奮鬥目標，舉其要者如：推倒中共一黨

專政與極權主義；爭取保障信仰、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之自由；軍隊屬於國家，任何政黨或個人，不得憑藉武力為奪取政權的工具；爭取國家獨立，民族平等，反對一邊倒政策，不承認中共政權所訂立的任何喪權辱國條約；保障自耕農，並推行合作經營制度；實行民主企業制；鼓勵對外貿易之自由發展；推行社會福利制度和地方自治；實行教育機會均等，普及義務教育；推行公共衛生，促進民族健康等。

**细节：战盟之分化**

基本上，「戰盟」的擴大組織，其實只是高層名單增加若干人，本身並無多大意

義，且未幾內部即發生分裂。首先是「戰盟」兩大實力份子蔡文治與謝澄平，在「戰盟」成立後反成了次要角色，於是蔡表示不滿，謝亦態度消極。本來美方情報人員，預備將「戰盟」遷往東京或沖繩，成立一個「政府」，並醞釀以許崇智為主席。在美方的催促下，張發奎已準備率領人員前往沖繩執行其所謂「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但因蔡文治反對而未果。而「戰盟」內部也以許崇智老邁無能，不接受其任主席。所以「戰盟」的領導層仍以張君勱、顧孟餘、張發奎為主，一時有「張、顧、張」之稱。

其次針對台灣收買伍憲子，企圖分化「戰盟」事深致不滿，伍憲子在國民黨重金引誘下，赴台參加民國40 年雙十國慶，雙方並在事前相約嚴守祕密。豈**料伍憲子到台後，國府當局卻故意介紹他同美國大使館的官員會面。隨後台灣當局再向美國提出抗議，說華盛頓正在支持台灣，另外又支持張、顧在香港搞第三勢力來破壞台灣。**張、顧對台灣當局收買伍憲子事深惡痛絕。 張發奎雖對台灣分化「戰盟」一事非常不滿，但其對蔣態度仍有所保留，他說：「我不反對政府，亦不反對蔣先生，但是我有意見，不能不提出。」另一「戰盟」大將顧孟餘雖也反對蔣之獨裁，但亦無意把蔣或國民黨拉下台，他甚至表示：「台灣政治雖有許多不滿人意之處，但它此時在國際間尚是自由中國的象徵」，應該「支持並鼓勵台灣國民政府對共產黨之間的鬥爭。」由此可見，顧、張等人對國民黨和蔣尚有所期待也。至於張君勱的看法則較激進，他認為國民黨與蔣均已腐朽不堪，欲建立一個民主憲政的新中國，只有端賴於中國的第三勢力運動，故對蔣及國府不應抱有任何幻想。**「戰盟」高層既然對國府及蔣態度分歧**，勢必影響彼此間的團結，後來引起磨擦也就不足為奇了。

1954年

1月31日

顧建議張發奎，要求「戰盟」暫時停止活動並且改組。顧認為「當時只宜由少數穩健可靠同志，相互作精神上之聯繫，而不可為形式上之組織；只宜作事實與理論上之研究，而不可為公開之號召」。

**细节：**而台灣方面不斷滲透「戰盟」，也是導致「戰盟」瓦解的另一因素，為此，顧孟餘曾一再致函張發奎、童冠賢，認為「戰盟以往表現不好，要求在組織內部肅清間諜、一切破壞份子、一切投機政客、個人出風頭、妄言妄動者。」懷疑「戰盟」內部有奸細、有破壞份子。

3月

同年3 月下旬，張發奎派童冠賢赴日與顧商量改組「戰盟」事，顧要求將「戰盟」改名為「中國自由民主同盟」，並提出改組意見七條，張君勱同意顧清除內奸之意見，但反對改名及停止活動。張謂「旗號一旦樹起，不應退縮。」

8月18日

8月27日

張發奎在香港兩度集會，決定澈底改組「戰盟」，成為聯合性的組織，但仍保留「戰盟」名稱。張並且決定成立「改組籌備委員會」，負責改組事宜。

9月8日

顧孟餘以改組無望，致函張發奎，認為「今茲決定，與當時所商根本不同，弟不得已只得退出公司，以後一切概不負責。」正式宣佈退出「戰盟」；未幾，張君

勱亦在美國宣佈退出，並去美國司法部撤銷登記。顧、張相繼退出「戰盟」後，張發奎的態度亦轉趨消極，1955年，分崩離析的「戰盟」終告結束，存在時間僅三年餘。

9月23日

「戰盟」也曾企圖聯絡亞洲的反共力量，並鎖定以越南為基地。1954年9 月23 日，張發奎致函張君勱，內稱「如能得吳廷琰氏同意，誠為最好良機」、「吾兄與吳交厚，一言九鼎，倘能促成，不但可助越吳反共，而吾人亦可藉彼之助，奠反共

復國之業」。**張發奎還和韓國駐南越公使崔德新聯繫，支持他組織所謂「中韓越三國軍事同盟」**，函稱「倘由此三國軍事同盟逐步演化而為自由亞洲同盟，以與自由世界配合呼應，則蘇俄侵略野心之戢止，中共政權之削弱，固易如反掌矣！」據說，「戰盟」還派人潛赴大陸進行地下活動。

**“战盟”为什么会失败？**

（一）、美國援助的斷絕：美國在五○年代初期，積極支援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

其實是有其國際客觀環境的需求。

**细节：**當年亦曾參與第三勢力運動的青年黨領袖李璜，於此背景即看的很清楚。李璜說：「韓戰」爆發後，中共出兵朝鮮「抗美援朝」，與美軍打得異常激烈，一時戰況粘著，**美國人便想在中國南方有所活動，以便牽制共軍**，因而看上了香港這類的自命風雲人物，而派人前來接頭。**香港既是英國殖民地，美國自無法自己動手組織以至進軍，則只有利用在港這類人物，而以金錢助其組織情報機構，或俾其暗中號召尚在國內南方流離失所之舊部。**於是反共號召，三三兩兩，以組織誇稱者，一時不乏其人。也有的大吹大擂，接洽不得其法，並未得到美金；有的得到美金有限，粥少僧多，虛應故事；及至牀頭金盡，無以為繼，而壯士無顏色了。

而美援之所以中止，除看清「戰盟」這批人物不足有為外；台灣國府的抗議，亦

是另一原因。

**细节：**茲以美國華府檔案為例證明之，「民國四十二年六月，雷德福準備卸下

太平洋美軍總司令的職務，回華府出任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六月二日至六日，他和雷德福夫人訪問台北，住在蔣介石官邸，與蔣介石有三次「國務院感興趣的會談」。雷德福與蔣介石關係不尋常，因此，他可以坦白的以逆耳之言，與蔣介石討論一些敏感的內政問題。**蔣介石的興趣是韓戰停火後的美國政策動向、英國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和他不滿美國支持「第三勢力」，給予第三勢力訓練、補助及其他鼓勵，實不合美國所稱要加強中華民國政府的意向。**雷德福承諾盡他所能制止這類活動，並預期可以成功。**尤其「韓戰」結束後，彼輩第三勢力運動政治人物，因不中用而喪失利用價值，在美國無所求於彼的政治現實下，其被拋棄及中止美援，自在意料之中。**難怪當年第三勢力要角之一的程思遠客觀評論道：「戰盟」的失敗，固有其內在原因，但主要還是由於美國改變政策，外因比內因重要。

（二）、內部之內閧：中國人「勇於內鬥」，始終是擺脫不掉的習氣，當初從事第三勢力運動的這批人也不例外，尤其在高層領導群中更是如此。

细节：例如顧孟餘排斥張君勱和張發奎，而張發奎與顧也貌合神離。其後又有張國燾與李微塵的意見不合，憤而辭去《中國之聲》雜誌社長職務；繼而顧孟餘和李微塵亦因李文章內容太過武斷（李文原稿指國民黨人盡是貪污之輩），建議李修改，李不接受而交惡；後來導致顧孟餘、張國燾相繼宣佈退出「戰盟」。故雷嘯岑在評論＜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時，不無嘲諷的說：「據我的體驗所及，

中國高級知識份子祇要有三個人在一道搞政治活動，內部必然發生爭奪領導權的醜劇，雖把團體弄垮，亦所弗惜。**主要原因是大家皆基於『為貧而仕』的下意識，靠政治活動以求生存，所以必須爭取領導地位，纔可望在政治上獲致顯貴職位，博得豪華的生活享受。**」誠然如是，觀乎許崇智、李微塵、伍憲子等輩之行徑，雷氏之觀察可謂洞若觀火，深入透澈矣！所以說，「戰盟」內部的糾紛迭起，共信不立，互信缺乏，亦是失敗之另一主因。

（三）、缺乏群眾基礎：「有將無兵」，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更是「戰盟」瓦解失敗最主要的致命傷。

**细节：**王厚生曾於《再生》發表＜第三勢力與憲政＞一文，內中強調「我們希望第三勢力興起來，強大起來不能單單寄期望於第三方面的幾個政團和少數人，應該寄期望於全國的廣大民眾，因為祇有廣大民眾的要求，第三勢力方才有興起

之可能。」而于平凡於《中國民主自由運動史話》書中也提及「中國第三勢力運動，當然是以廣大的人民為基礎的。」問題是，知道是一回事，實際去做又是另一回事。李璜曾深刻提到這些從事第三勢力的人物群像，雖不少曾經赫赫一時之顯達者流，然其中或已宦囊豐裕，志在安享，或已久經坐廢，無復當年革命豪情。即有一二尚具豪情，而思聚眾，有所圖謀；但形隔勢禁，舊部星散；…..以言革命事業，則徒恃少數美金，當然只有聚議，必無行動可言。」

第三勢力在先天上亦有其**侷限性**，以致於其能發揮的功能有限，第三勢力的侷限性有：（1）**角色的模糊**，第三勢力雖然標榜有別於國、共兩黨外的一股政治勢力，走的是不偏不倚的中間路線，其屬性是客觀中立的。但這只是主觀的認定及理想，一落實到政治面時，很難說能維持不變，因此從事第三勢力者，常被批評為一群投機的**「騎牆派」**。（2）**結構的脆弱**，五○年代以「戰盟」為主體的第三勢力運動，其結構型態是以派系聯盟式的組織為主，這種聯盟式的組合方式，先天上有其脆弱性，**因為容易造成分離主義及山頭主義**。觀乎「戰盟」初始時，青年黨的分離與張發奎、張君勱、顧孟餘等高層領導間的各樹勢力，即為組織結構脆弱的具體写照。

（四）、香港英國政府的取締：此舉更是壓垮「戰盟」的最後一根稻草。

**细节：**據雷嘯岑說，因為英國早已承認中共，因此港府原本嚴禁中國人在香港從事反共活動，稽查不遺餘力。然英國之所以特許「戰盟」公開活動，原因是張發奎於抗戰勝利後，奉命接收廣東與香港，迨英國派員前來接收香港時，張毫無刁難，無條件將香港交給英國。英國因此而感念張之友誼盛情，乃對張氏發起的「戰盟」另眼相看，網開一面。

對張發奎英國可賣面子，但對「戰盟」另一要角顧孟餘，港府可沒有那麼禮遇了。某次，港府政治部託人帶口信給顧氏，請他來政治部一談，顧置之不理；繼以書面通知顧氏，指定時間約他到部談話，他依然置若罔聞；最後乃出傳票，派警察把顧氏傳來，有如對待犯人然，讓他站立著聽訓一番，並威脅警告顧氏言：「如果你在香港搞政治活動，我們就把你驅逐出境」。遭此羞辱，顧氏只好離港赴日定居，於東京遙領「戰盟」職務。是以，在港府英方的取締下，「戰盟」高層四散各方，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戰盟」之式微自在預料之中。

（五）、國、共雙方之夾擊：基本上，因「戰盟」係標榜反國、共兩黨的一股政

治勢力，故其從宣佈成立開始，即遭到台灣與大陸方面的極力反對與兩面夾擊。

**细节：** 蒋介石相当清楚美国正欲扶持有别于国民党的第三势力，因此特别派遣亲信杭立武，在1951年春天飞往华府与美方沟通，会晤对象是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Livingston T. Merchant。杭立武称第三势力缺乏武器、经费与政治资本，根本无法领导中国大陆境内的反共运动，因此美方应当全力支持蒋介石。

**细节：**國民黨一直把另立機構領取美元從事反共活動的中國人視為「第三勢力」，認為此輩在港澳與海外同國民黨的「敵後工作」爭奪資源、爭奪人才，故對他們毫無好感。因此透過內部的滲透，來瓦解「戰盟」，一直是國民黨的策略。程思遠不諱言說：「此時，台灣方面在港的工作人員已經滲入，選舉結果，當選者，不是台灣的特務，便是與他們有關的人。」民國43 年7 月5 日，張君勱致函友人，也提及此事：「一二年來，台灣專以毀戰盟為事。」而「日內瓦會議」後，中共國際地位提高，「戰盟」在僑界影響力也逐漸式微，張君勱於函中即坦承「經周氏日內瓦會議之後，即勱再去印度、印尼、馬來，欲求昔日之得華僑歡迎而亦不可得。」此信可謂將「戰盟」當時艱困處境具體道出，所以說，台灣與大陸方面的夾擊，也是「戰盟」散檔的原因之一。

**参考及摘录文献出处**

Chang, Carson (張君勱). *Zhongguo di san shili 中國第三勢力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Taipei: Taoxiang chuban she, 2005.

Cheng, Siyuan.  *Zheng hai mi xin政海秘辛 (Difficulty Past in Politics)*. Taipei: Gui

guan, 1995.

Fu, Cheng (傅正)., ed. *Lei Zhen quan ji: Lei Zhen riji雷震全集: 雷震日記 (Lei Chen’s Works: Diary)*. Vol.31-47. Taipei: Gui guan, 1989.

Lei, Xiaoqin (雷嘯琴). *You huan yusheng zhi zishu憂患餘生之自述 (Autobiography*

*of Lei’s Troublesome Remaining Life)*. Taipei: Zhuanji wenxue chuban she, 1982.

Li, Huang (李璜). *Xue dun shi huiyi lu學鈍室回憶錄 (Memoir of Xuedun Chamber)*. Hong Kong: Ming pao yuekan chuban she, 1982.

Li, Zongren (李宗仁), & Tang, Degan (唐德剛). *Li Zongren huiyi lu李宗仁回憶錄 (Memoir of Li Zongren)*. Taipei: Xiaoyuan chuban she, 1989.

Chen, Zhengmao. *Wuling niandai xianggang disan shili yundong shiliao guimi 五零年代香港“第三勢力” 運動史料匯秘 (“Third Force” in 1950s Hong Kong)*. Taipei, Taiwan: Xiuwei chuban, 2011.

Huang, Jiashu. *Di san zhi yan kan Taiwan 第三隻眼看台灣 (An Inquiry of Taiwan through the Third Perspective)*. Taipei, Taiwan: Daqin chuban she, 1996.

Kikuchi T., & Liu, Daxiao. *Zhongguo di san shili shilun 中国第三势力史论 (The Historical Treatise on the “Third Forces” in China).*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 she, 1991.

Lin, Bowen. *Lishi de anliu: Jindai zhong mei guanxi mixin 歷史的暗流: 近代中美關係秘辛 (Hidden Wave of History: Secret Narrative of Sino- US Rel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aipei, Taiwan: Yuanzun wenhua, 1999.

Lin, Hsiao-ting. *Taihai, lengzhan, Jiang Jieshi: Jiemi dang’an zhong xiaoshi de Taiwan shi 台海、冷戰、蔣介石: 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 (Taiwan Strait, Cold War and Chiang Kai-shek: The Disappeared Taiwan in the Declassified Archives*). Taipei: Lianjing chuban, 2015.

Song, Chun., ed. *Minzhu dangpai yu zhonggong hezuo shi 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 (Collaboration History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t and Democratic Parties).*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1991.

Wan, Lijuan. *Yi jiu wuling niandai de zhongguo di san shili yundong 一九五零年代的中國第三勢力運動 (China’s “Third Force” Movement the 1950s)*. PhD Dissertation. Taipei, Taiw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01.

Xie, Bing. *Shiqu de niandai: zhongguo ziyou zhishi fenzi de mingyun 逝去的年代: 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 (The Descending Age: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Fates*. Hong Kong:Tiandi tushu, 1997.

Zheng, Dahua. *Zhang Junmai zhuan 张君劢传 (The Biography of Carson Cha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97.

Zheng, Yi. *Guogong Xiangjiang diezhan 國共香江諜戰 (Intelligence Warfare between Chinese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Arts Press, 2009.

Zhou, Shuzhen. *1949 piaoyao gangdao 1949 飘摇港岛 (1949: The Turbulent Hong Kong Island)*. Beijing: Shishi chuban she, 1996).